

二十五史随笔

重抄善稿

隋书随笔

余刚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二十五史随笔

垂杨暮鸦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余刚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 者 余 刚
丛 书 名 二十五史随笔

责任编辑 严麟书
封面设计 张妙夫
封面题字 池长尧

垂杨暮鸦·隋书随笔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125000

印 张 6.5

插 页 2

印 数 00001—10500

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39-1096-6/I·1010

定 价 9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1 一个短命的王朝
- 4 戏说巧合
- 7 必然与偶然
- 11 再说偶然
- 14 延续:岂止是承上启下
- 18 隔江犹唱后庭花
- 21 坏种宇文赟
- 24 杨坚的出场
- 29 周隋之交的“鸿门宴”
- 33 巧妙的处理
- 36 给皇帝上了一课
- 39 计策与见解
- 43 图书的抢救
- 47 独孤皇后的参政
- 51 宝贝皇帝
- 55 虚弱的王子
- 59 李谔的逻辑
- 62 再谈李谔的文章
- 65 南方的形成

目 录

- 69 心灵问题
- 74 可悲的知识分子
- 80 再谈知识分子
- 84 寻找大师
- 90 梁毗的智慧
- 94 一位历经三朝的官员
- 97 杨坚与赵绰
- 104 牛 弘
- 109 关于游戏规则
——兼谈杨坚的后期表现
- 115 隐士出山
- 119 祸从口出
- 123 突厥可汗与长孙晟
- 128 凶残的官吏
- 132 杨广的荒淫
- 136 杨广不是一夜之间变成的
- 141 皇家悲歌
- 146 迫害老臣
- 152 杨素的厉害

目 录

- 156 杨暕的失宠
- 161 谋士的辅佐
- 166 西 征
- 172 攻击高句丽
- 180 机会的失去
- 183 杨广之死
- 189 起义军中的特殊人物
- 194 一首咏史诗

- 198 后 记

一个短命的王朝

中国人的历史观常常令人感觉高深莫测。比如唐朝，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盛唐，每每引经据典追溯先人的光荣历史时也总是首推唐朝。以今天为例，在国外有唐人街，在国内有以先锋自居而对历史不屑一顾的摇滚乐队居然自命为“唐朝”，并大言不惭地唱道：《回到唐朝》。可见唐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何等崇高。有意思的是离我们很近的清朝的历史也长达几百年，可它给人的印象是腐败或腐朽透顶。其实清朝也出过几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满腹经纶的大臣，他们的业绩要说起来也是顶尖的。反过来说，唐朝的残暴程度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对两者的评价为何如此悬殊，想来想去，觉得原因太多，但最根本的一条却可能是：唐朝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，真正做到了与中央帝国名实相符；而清朝，特别在末期，其统治者不断割地割土，卖国求荣，丢尽了老祖宗的面子，而且后患无穷。

同样，秦朝与隋朝都是特别短命的帝国，前者只存在了十五年，而后者虽多了一倍，但也只有三十八年。三十八年，“弹指一挥间”。巧合的是，秦始皇扫荡六国，统一天下用了九年时间，而隋文帝杨坚扫除南朝最后一个小王朝后陈，也是九年。如果严格地说，始皇帝只传了一个秦二世，秦朝便与历史“拜拜”，而隋文帝也只传到其次子杨广，隋朝就分崩离析。所谓的隋恭帝，不过是象征性地待了那么一两年。但秦朝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始终至高无上，秦始皇的威名更是居高不下。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固然是一大功绩，但“焚书坑儒”也是史无前例的。他筑的防御工事——长城是当时黎民百姓苦难的象征，而今已成为世界一大奇迹，而本世纪70年代出土的秦俑成了世界的又一奇迹。到过西安的人都知道，秦俑不过是秦始皇地下陵墓的一小部分，如果我们有足够先进的保护技术，他的地下宫殿出土以后也许能买下半个欧洲。这真是一个生前追求长生不老、死后仍奢侈无限的皇帝。他的智慧的确超群，因为地下皇宫修建得像迷宫，据说很难找到他的安息之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达到了长生不老的目的。比较起来，隋朝的地位要低得多，虽然人们承认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王朝，但它的声名更多地建立在隋炀帝的荒淫无度上。这当然也足以引人入胜，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物质基础，没有强大的政治社会后盾，隋炀帝的奢侈便有可能受到某种局限。我总这么想，秦始皇建造了当时最伟大但又毁于兵燹的阿房宫，而隋炀帝却挖掘了能供其

更好享乐的运河，两者的关系可能像是 20 世纪的两大画派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关系。无疑，超现实主义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和挑逗性。

20 世纪杰出的画家埃舍尔有一幅名画，叫做《阳台》。它画的是一幢普通的多层民房，但奇怪的是，在众多同样大小的阳台中，有一个阳台被放大了，并占据了我们的视觉的中心。我想，隋朝就是这个被放大的阳台，它的短暂，它的大悲大喜，它的大起大落，它的后宫的极端暧昧性，肯定引人入胜。它的迅速崛起和迅速衰落，给我们不同于秦朝兴衰治乱的启迪。在某种极端的说法里，我甚至愿意将其看成是唐朝的起点。一位哲人说得好，没有比一个短命的帝国更能从中找到不幸的根源，更能说明兴衰的理由，更能看到众多的东西，更能证明历史的权威性和非权威性。

而我感兴趣的是，在短短的三十八年中，那个时代的人物是如何迅速完成种种转换？通常说，从兴盛到衰落需要漫长的时间，隋朝在三十八年里完成了一个王朝的周期、一种循环，它肯定有它独特的背景、人物、氛围、精神、哲学。所有的封建王朝，都是以正剧或喜剧开始，而以悲剧告终，这将使我们不得不以居住在未庄的阿 Q 的目光去看待世事和沧桑。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希腊 18 世纪的天才索洛莫斯的话来表述这个短命的王朝：“她正准备叫喊出来，以显示她并没有死。”

戏说巧合

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，这话不假。翻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，不仅一些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，就是一些历史现象也惊人地相似，就像是劣质的或精巧的翻版。

我总觉得秦朝与隋朝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，它们的开国皇帝不仅都是武力的征服者，而且他们也都是历史进程和文明的推动者。秦始皇统一文字、语言，以及计量标准等，而隋文帝则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和新型文官制度，统一钱币，这些都称得上是开山之作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同时中国最大的两个人造工程——长城和运河也都分别产生于这两个朝代，有点不谋而合的意味。更为有趣的是，这两个王朝都那么短命，基本是二世而亡。但这两个王朝所建立的制度又都被后世承继，可见这两个王朝的贡献也是不小的，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。更为有趣的是，在它们之后的汉代和唐代，都

是历史上最为强盛和辉煌的朝代。它们就像是凤凰，涅槃而出的是真正的不死鸟。如果好好地总结一下，对照一下，肯定有文章可做。

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这是历史名言。如果我们从统一中国的角度观察，也是比较有意思的。很显然，秦国的统一，是灭掉了六个国家，秦始皇的征战之苦由此可见一斑。西晋的统一，应看作是司马氏集团坐享曹操等人的成果，灭掉了三个国家。而隋朝的统一，则是杨坚坐享了周王朝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宇文邕的成果，灭掉了一个国家——后陈。我不知道这样来看中国历史上这三次有名的统一，算不算是一种巧合和一种数字的游戏？反正我是这么看的。

这三次统一的内因当然很多，历史学家们已经说了许多了，我们不想在这里重复，不过简单地概括一下，或许能看出点时代的特征。如秦之统一，可看作是春秋战国诸侯们称霸的结果，简曰之“称霸”。而乱世中三国鼎立，英雄辈出，各不相让，虽最后均失手于司马氏，但乱世出英雄，“一时多少豪杰”，可否称之为“争雄”。否则曹操也不会长时间被称作是“奸雄”。而到了隋朝，则应看作是“扩张”。隋炀帝杨广两次兵败高丽（另两次勉强可称作胜利），应是一个佐证。我要说的是，虽然要消灭的国家一次比一次少，但中国的版图是一次比一次大，这大概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王朝长达近两千年而难以变革、变更的原因之一。中国人一心追求中央之国，这当然不错，却不

知大有大的难处。统治难，难以驾御这庞大的国家，这是明摆着的事。再加上中国古代交通、传递信息、技术什么的都不发达，这也给统治者增加了难度。所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统治者基本上是在钻研统治术，而统治的手段无一例外是残酷镇压。由此，我也理解了为什么“百家争鸣”只能产生于“小国寡民”时代，即统一前的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，而决不会是一统天下之后。因为这行不通。而在高压政策之下（古代人一言不慎就要被杀头确实可怕），人们确实没多少心思去研究科学、技术，说白了也没人需要这些。虽然中国古代诗歌十分繁荣，但那不过是进官之阶及官场失意后的牢骚罢了。虽然晋朝人推崇清谈，但在当时不过是空谈、抽象之谈，按照王瑶教授的分析，这与引进佛教有关，同时又是这生命、个性、人格的大觉醒时期的一种曲折的反抗。它远远未能形成体系，于事无补，至多是中古史上的一次奇观。到了隋朝，佛教并不兴隆，统治环境也相对宽松了，所以清谈也就没有流传下来。

另一个巧合是，晋朝和隋朝，都是北方统一南方，而且从很多历史朝代看，似乎都是这样（当然有不少例外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必然与偶然

岑仲勉先生著《隋唐史》，开卷便言：“百姓苦兵革已二百余年，想望太平甚切，南北之统一，业成为必然性。但统一事业落于隋杨之手，则是偶然性。”

我起初对这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说法不甚了了，还当是岑先生 50 年代学辩证法的心得。但当我优哉游哉地沿历史之河往上溯时，我便明白了这一说法的真实含义。在我看来，与其说是偶然性，还不如说是给周武帝宇文邕的一曲挽歌。也就是说，这统一事业本应由宇文邕来完成。

宇文邕大约是中国历史上能够完成伟业的少数几个人之一。此人领导的对北齐帝国的军事征服，充满了惊险和智慧，复杂之极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，胜过一部小说。此人所具有的帝王之气和雄才大略，以及个人的魅力，在征战过程中表露无遗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北周军队攻破北齐首都晋阳以后，征服者宇文邕首先做的一件事，就是亲自去拜见当时居住在晋阳的儒学大师熊安生。在拜见时，他不

仅不准熊安生叩头，还亲自拉着熊的手落座。同时配给他轻便马车，待遇十分优厚。宇文邕似乎懂得这个道理：要收服天下人心，首先要收服知识分子的心。接着，他又派人到当时最好的宫廷文书起草者、北齐中侍郎李德林家，下诏书说：“我平定齐国最大的收获，便是得到了你（平齐之利，唯在于尔）。”具有如此风格的宇文邕不仅将北齐的三处皇家游乐之地拆除，将砖瓦分给当地百姓，班师回朝后，他意犹未尽，还将自己几处休息之地以及豪华的晋阳宫、邺城宫各殿等都一一拆除。此等政治姿态，大概也是少有的。这可能与他生性节俭有关，作为一个皇帝，他居然身着布衣，而盖的被子也是布被，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拆掉那么华丽的庭院楼阁了。所以司马光评价道，宇文邕可以说知道怎么保持胜利！别人胜利后挥金如土，宇文邕胜利后却越发节俭。当然，宇文邕也是个权术专家。在平定北齐的过程中，他对北齐的官员施行的是怀柔政策，不断分化敌方，将敌方的人员吸引过来。他甚至对待北齐的皇室成员也是如此，当他俘获北齐的代皇帝高延宗时，也是握手言欢。高延宗说：“死人的手怎么能跟你天子的手相握呢？”宇文邕却涎着脸皮说：“两国皇帝，并没有私人仇怨，只不过是为了人民幸福，才不得不动干戈。无论如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而在俘获北齐太上皇高纬时，他从台阶上走下来，亲自迎接。然而，一旦将北齐帝国全部荡平，局势稳定后，宇文邕的态度就变了。首先，他在回首都长安时，将高纬等一千皇室成员作为战利品放在

队伍前面展示、炫耀，过不久，他又借故将高纬、高延宗等全部杀掉。因为他深知这些人是祸根。

正当宇文邕荡平北齐，准备进攻突厥国和后陈，他却英年早逝，去世时才三十六岁，可谓天不假年，否则统一大业将由这位北方君主来完成，北周政权怎么也不会落入杨坚之手。可惜宇文邕虽说是一代枭雄，但他选定的继承人却是个浑蛋。这个继承人就是他的大儿子宇文赟。这个宇文赟在继承王位时并不领他老子的情，当时就对着老子的遗体大骂死得太晚，继而又将他老子的几个妃子强行霸占。

本来宇文赟也有些本事，曾将当时被后陈统治的军事要地徐州占领了过来，并逼迫陈军龟缩到长江以南。可是这位年仅二十的皇帝登基后仅一年工夫，为了不理朝政，刻意将自己升至太上皇的地位；又过了一年，大约是荒淫过度，便命归黄泉。于是北周政权便落入了杨坚之手。

从倡导节俭和建立科举制度等措施看，杨坚无疑是受了宇文邕的影响；北周王朝对北齐的扫荡和对后陈准备发动的总攻击，也为杨坚日后的统一打下一个基础。所以杨坚建立隋王朝可能有些偶然，但其守天下却极其出色。杨坚应该被视为是宇文邕路线和政策的继承者。

真要认真起来，所谓历史必然性的说法，也是值得商榷的。从种种迹象来看，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走一步，看一步，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。如果历史真有自

己的逻辑，有一套通用的发展模式，那我们自己拿过来用就是了，何必要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，经过那么多兴衰存亡再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再来发现真理。这点，文人张中晓早在几十年前就指出：“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，不是先验的途径，相反，它是既往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的人类行动的开始。走到哪里算哪里。”

走到哪里算哪里，这说法看起来有太大的随意性，但在当时当地，一项决策的出台谁也不知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。所谓历史容不得假设，那仅是对已有的历史而言。随便置身于什么朝代，设身处地地想想，历史确实有多种选择。所以从大的方面看，还是偶然的成分多一点。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，才别无选择。

再说偶然

“骰子一掷永远是偶然”，这是法国诗人马拉美的名句。如果说宇文邕因天不假年，最终遭致北周皇室的大权旁落，被杨坚夺走，具有不可预计的因素和一定的偶然性；那么在杨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，更是充满了偶然因素。

从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杨坚算是名门之后、高干子弟，以后又成为皇亲国戚，这是杨坚在政坛升迁较快的原因。有一个故事是说宇文赧忌恨杨坚的威望高，很想将其杀掉。于是就设计出这么一个有名的圈套，即让四位美貌的宠妃站在自己身旁，然后让杨坚来见自己，如果杨坚神色稍变，即让埋伏在边上的刀斧手将其砍杀。结果杨坚神情自若，于是宇文赧只好乖乖地放其回去。我总觉得这件事不可信，因为当时杨坚的女儿杨丽华已是宇文赧的妻子即皇后，宇文赧会用这么愚蠢的计策吗？而皇帝要杀一个人是很容易的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那么只能说明杨坚的